

以夏麥那作顏料猶為有說至於商稅銀兩必是放給月糧有餘方可糴穀備賑舊例即以各衙門贖罰糴穀備賑者正以其無碍也今奪軍士應得之食而以備賑其可通乎然獨備賑為有司之事而給軍又非有司之事乎亦可謂不知体也且先年軍伍充足食之者衆嘗聞軍儲足給倉廩盈餘今軍冊戶口歲減僅存原額之三四食之者寡比之先年宜有餘積而反告匱者似無可說盖不出乎以上三者之弊也夫國

家養士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今雖所養非所用而見今淮大邳三衛軍士春秋兩班京操者千里裹糧以趨役况又有到京工價之納鎮江南操者路雖稍近而身操於彼令妨生計遺棄父母妻子在家與京操者均無仰給其裏外河運糧者則駕運往來父母妻子終年遺棄其在城操者則有南北往來差使迎接護送上至邳州下至高郵一差動經旬餘往返豈能空腹又有兩班京操與南操之幫貼屯田荒糧之陪納

然各軍雖用有不同要皆身役於官而未嘗寧
處者也且又有諸項出入之費豈可無糧而役
之假使月糧一年全給內除一箇月作為公費
半箇月扣為廠料顏料只得十箇半月今每米
一石給銀三錢一軍每月八斗只該銀二錢四
分一年所支十箇半月總計只得銀二兩五錢
二分尚不足一人之食如上年米貴每石價銀
一兩五六錢只糴米一石七斗將充何用蓋各
軍自己衣糧在此父母妻子仰給在此一應盤

費幫貼京操工價出辦在此全給亦不足濟何
况缺給乎是以各營老幼衆口嗷嗷飢寒待哺
求乞無門流移困苦疾病啼號誠有不忍坐視
其死亡者今有司任其飢寒至死而不恤誠不
犬馬畜之然此輩亦人耳實非異類其同胞一
體之義何在也且兩淮為南北喉襟之地武備
不修久矣比來逃亡者衆戶口數減差役繁重
分疎不下武備豈但不修亦不知所謂武備也
今北虜方盛各鎮警報未息識者咸以中原為

念昨者中外所上利害亦以山東江北中原地方皆宜備禦以防衝軼而自古徐邳之間雄強桀猾之所隱伏其畜不逞而待變者或多殆不可以不慮而古者安不忘危思患預防之道固不俟其幾見而後備今三衛軍士月糧旣缺口食不度所謂救死不贍豈暇他治欲求其親上死長之義亦難矣夫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有其子安能有其民哉斯言殆不誣也即今開墾查糧給軍誠為今日地方第一之重

務蓋軍安則民安民安則軍安軍民安而地方安兩淮之地方安而中原之本固矣揆之法義察之人情叅之時事誠非可緩所據錢糧係巡撫衙門掌行合用手本前去

欽差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喻 處煩查照施行

議處全運缺船發銀補造稿

為議處漕運事故缺船以蘇軍困以裕國計事先准戶部咨該漕運衙門具

題議單內一款補造以濟駕運據南京等十二
總把總韓哲等呈稱本總所屬南京龍虎左等
衛見運漕船節年漂流損壞不堪拆卸等項各
缺不等共計額船一千七百餘隻為因年限無
滿并底船無存不能補造節年領運只得將糧
洒派槩衛見船附帶以致載重難行遇淺閣損
負累困苦漕司查得先因節年漂流毀壞船隻
曾經

奏請鹽運司錢糧補造合無仍照先年事理那

借餘鹽銀一十七萬兩買料成造該戶部會官
議擬前件行漕運衙門另議回奏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該漕司覆議得各總事故缺
船一千七百餘隻近年為因河道梗阻打洪放
閘損壞及守凍回遲遺棄等項所缺之數又不
止此去冬荷蒙

聖恩軫念漕河艱阻軍民困憊

准將嘉靖二十一年分漕運糧斛減折三分軍
船亦省三分臣等罪過少遠萬一深慮來年全

運本色前項缺船計該裝運正糧六十餘萬石
若使加派豈能盡載許多但前

請鹽銀既該本部查革所缺船料動以萬計委
難別處查得今年漕銀減折三分隨船旗軍得
減四萬二千餘石各辦不等大約共該辦納料
銀九萬三千餘兩俱係奉例於月糧銀內抵扣
之數應該陸續解淮或于各省收貯以歲及年
打造并修檢船隻之用除當年修船用過約計
一半其餘尚有逃亡事故等項不扣外若嚴加

徵處僅得三四萬兩可以補造缺船三四百隻
仍將嘉靖二十二年分漕運糧斛照依今年事
例減折三分或查照有災去處減折五六十萬
石以拯前項缺船裝運所存旗軍亦照例徵辦
料銀除用當年修船之外餘者亦聽徵解補造
缺船二年間可得補造七八百隻派給領運其
餘缺船陸續修補等因具題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已該前任總兵官顧 會同漕

運都御史張 備行浙江等十二把總官轉行

所屬衛所各掌印領運催料等官并各該司府
州縣將嘉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分減存軍辦
料銀照例于月糧內扣解赴淮及委造船把總
并指揮等官許信等十員前去各總查催解報
去後續據湖廣把總指揮丁奎呈稱湖藩木植
萃聚之所事故缺船若赴淮厥造補不無往返
不便要將前銀免其解淮留彼造船緣由前來
亦經准擬其餘江南中都南京江西浙江等處
節據委官催解各年料銀大約有四五萬餘兩

俱經驗該淮安府貯庫比因節年漕糧奉例災
免本色減派折銀太半用船數少是以前船未
經補造今照前因會同都御史喻 議得來歲
糧斛近該戶部題奉

聖旨漕運糧斛歲輸四百萬石悉徵本色係國
家之舊規如何節年任意減免過半欽此為照
全運本色伏承

明旨督責甚嚴連年因災傷減存太半用船數
少將就選棟堪駕船隻裝運明年全運糧斛缺

船數多將何裝運所據前項事故缺船雖經題請補造尚未興作相應急為整理及查先年三次補造船隻原因流賊燒燬及節年漂流大患積壞之數比來燒燬漂流歲報有數屢歲積計尚不盈百挨年又復改造今又報缺船一千七百餘隻者其故原不在燒燬漂流也蓋近年以來各廠造船公私費用太多船不如法堅完如江北十年一造者每每只駕七八年江南五年一造者僅駕三四年甚有未及造完不曾出廠

而即沉水者以故缺船數多雖歲借官銀補造亦無補足之理當時只為目前應濟之計不暇細究遠畧而嚴切于造船之始只言補造是以無救於今日之缺為今之計若再因循則歲歲缺船寧有了期所謂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所據查究以為後圖誠不容緩今查嘉靖二年以至十一年民七大料俱只用五十兩或造一船至十二年增銀四兩五錢十四年又增銀二兩二十一年又增銀三兩五

錢共增至六十兩加以軍三小料三十五兩并
底船貼造無底船者又給銀二十兩每船一隻
共銀一百一十五兩其價不為不足船隻固應
比前堅完而積弊既深所加銀兩未見有增于
船料商人又將空心木植混送付廠解板粘補
印貼將就打造又各廠官賢愚不一所領小料
三十五兩公私費用其灰油釘麻賒那苟且豈
能堅緻足駕十年而造船把總每每不行用心
全不稽考此亦數年因襲之弊也及照各總運

官勤惰不一交糧畢日不行的當委官督押空
船回還以致貧難缺人撐駕遺棄中途漂失損
壞其減存在家停泊各處河下者又有看守不
謹苦蓋不周以致損壞其浙江台州等衛又有
灣中盜賣情弊缺船之故亦叢衆弊非止一端
相應通究今既慎之于造船之始又嚴之于領
駕之後庶幾以後可免缺船矣但今嘉靖二十
六年全運糧斛緊要用船前項所圖乃為後計
遠不救急所據前項補造一節勢不容緩及查

先准工部咨為議處休息船料以便糧運事內
開通行各該撫按官嚴督司府衛所掌印等官
自嘉靖十年為始將各總衛所減存軍辦料銀
就于各軍當年應支月糧銀內扣抵在官以備
修船并補造事故缺船之用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俱經通行欽遵外查得各總節
年俱有減存旗軍該扣料銀不下數十餘萬兩
內江北等總每年間多解淮貯庫支用惟江西
浙江并上江等總解淮甚少迨年俱扣彼處官

軍止是修船支用數亦不多其支剩者銀數甚
多俱係補造事故缺船之數與年例料銀無干
除候行各總查報缺船的數照例通行各該撫
按衙門查將扣貯前銀就彼給發各廠委官買
料補造事故船隻盡數補足聽候下年全運餘
剩銀兩各候修船支用外行據淮安府申查得
嘉靖二十五年以前各總衛所解到各年減存
支剩見在料銀七萬六千五百餘兩并查嘉靖
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支剩減存料銀五萬二千

七百餘兩計筭二項共銀一十二萬九千二百
餘兩各數目開造前來為照前銀俱係例該補
造事故缺船之數但查嘉靖二十一年該前府
題開南京等總共缺船一千七百餘隻向未補
造及查數內江西上江江北揚州等四總雖原
報缺船頗少况與各總今又俱隔四年之後各
總衛所又有漂失等船不知數目應合于前缺
船數內先行量造七百餘隻一面行府動支庫
貯前銀七萬兩委官分投買木補造派給裝運

一面查修減存舊船以備全運之用其有不足
之數各總作速查明議處呈來定奪再查遼洋
總額運糧米內有常例折銀十分之六本色四
分船可穀用山東總耗少船輕可以加帶湖廣
總缺船近年補造足數外合將前補造七百隻
內派浙江南京江北淮安中都五總各一百隻
下江總六十隻江北揚州總四十隻上江江西
二總各五十隻其江北南京等五總船隻查照
上年補造舊規在于儀真等處浙江下江二總

船隻在于蘓州上江總在于安慶江西總在于九江各近河地方取便設廠成造所給料價查照原議

題准每船連底給銀一百兩俱行淮安府呈送漕運衙門當堂驗發其銀數已免虧折木植釘灰油麻等料俱用見銀收買匠作隨便雇用別無公私等費雖比清江廠年例船料少銀一十五兩亦已足用但使承委得人亦克濟今照衛河造船把總指揮黃印浙江造船把總指揮

牛天賜各廉能詳慎堪以管造南京等五總船四百四十隻原任江北把總杭州右衛指揮朱鸞嘉興所原運糧今掌印指揮鞏洋各老成勤幹堪以管造浙江下江二總船一百六十隻造船把總張天爵管造本總船五十隻江西都司委官管造本總船五十隻各協併提調其分理等官江北造者聽於清江廠內浙江上下二江江西聽于該廠或減存運官內各責委差用支領府庫料銀七萬兩分領前去蕪湖等處收買

木植等料各赴所定地方聽造各該廠務另行
委官帶管仍行各總查撥全無底船旗甲并帶
長行船軍四名赴廠領料執匠興工并查各船
年分原造字號造冊在官候及號之年行廠扣
將軍民料價解淮貯庫擬合通行各總并清江
等廠施行

玩鹿亭稿卷之七終

玩鹿亭稿卷之八

道德經贅言序

老子之世傳記言人人殊。方士者流尤迂誕不
經。宋儒因斥為異端。與論語曾子問所稱異學
士無所取信。余嘗閱世本世紀管子古史路史
玉深寧金仁山諸說似得其梗槩。老子者偃姓
生而聃耳下垂。故名聃。字伯陽。父皋陶之曾孫
曰理微。為夏翼隸。諫吳伯不當。誅死之。娶荅蘇
氏。生聃。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

木植等料各赴所定地方聽造各該廠務另行
委官帶管仍行各總查撥全無底船旗甲并帶
長行船軍四名赴廠領料執匠興工并查各船
年分原造字號造冊在官候及號之年行廠扣
將軍民料價解淮貯庫擬合通行各總并清江
等廠施行

玩鹿亭稿卷之七終

玩鹿亭稿卷之八

道德經贅言序

老子之世傳記言人人殊。方士者流尤迂誕不
經。宋儒因斥為異端。與論語曾子問所稱異學
士無所取信。余嘗閱世本世紀管子古史路史
玉深寧金仁山諸說似得其梗槩。老子者偃姓
生而聃耳下垂。故名聃。字伯陽。父皋陶之曾孫
曰理微。為夏翼隸。諫吳伯不當。誅死之。娶荅蘇
氏生聃。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

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太戊武丁為商賢大
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大彭。佐
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為
柱下史。幽王時論三川震見國語。敬王時猶掌
周室圖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寔師之。故曰竊
比於我老彭。若方士謂僊人李霧飛配玉女生
李耳為老子。又言錢鏗彭祖析為二人。非也。今
傳道德經為老子出關授令尹喜者。不經見。顧
其文太奇。道太玄。諦思之。要皆性命之理。善讀

者。豈矣。獨其曰谷神不死。方士類以藉口。列禦
寇。又謂出黃帝書。蓋秦主呂政好長生。博士叔
孫通輩乃取賢聖經。託之黃老。襍以不死之
言。僥幸不俱燔耳。古之聖者。脩德養生。一貫身
也。者道之器也。身存斯德脩。德脩斯道在。孔子
亦云。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又曰。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豈二道與。周官保傅。暑寒晝夜兩暘
之際。喜怒哀笑動息。溫涼之宜。論語飲食之節
內則。玉藻滋味澡浴之微。罔不曲載。謂養生脩

德一貫非邪志士成仁取義必時有大不得已者權其重輕可耳非不得已而輕生以傷勇匪至不仁者莫之忍為是故夭壽不貳修身以俟道斯正矣秦漢以來言養生者罔繇于正或矯據顛倒盜以偷生固儒者所斥亦老子未嘗語也都督萬侯鹿園子暇時著道德經贅言深明性命之旨而不襍于迂誕俾人脩德凝道順受其正甚可傳也或疑贅言詞旨似本於楞伽何居則解之曰淳屠漢中初入未有妙說至晉宋

間世主好之於是許玄度宗少文輩援易老子邃語入釋典而廓之繫彼實藉我我曷本于彼與鹿園子過謁予曰聞子學替于經于史傳博而覈必詳老子之冊與通其言幸為我序贅言乎余曰唯唯序曰贅言道經若干言先刻嗣德經又若干言余從叟成之鹿園子天資聰明蘇平粹美而虛心好道於百家言靡弗通教歷至於大帥于天下事靡弗燭於心使為文官殆可以坐

廟堂議禮樂佐

明天子進退賢不肖俾海內安富守在四夷不
但汶汶已也

大明嘉靖三十有一年玄默困敦之歲春二月
丁卯望前進士水丘天兀翁豐道生人牀序

玩鹿真稿

卷八

道經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玩鹿亭稿卷之八

四明萬表著

男達甫編輯

孫邦孚校梓

道經贅言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常者真常不變者也可道可名以其有實實則有形數形數則有衰壞故曰非常蓋神無方而易無體無方則無可道無體則無可名

何變之有乃所謂常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未有天地先有此氣未有此氣元是玄虛何名之有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既有此氣即有陰陽既有陰陽即生萬物故曰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不思善不思惡。正是本來面目。此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即真常不變之體。即無而真

有也。萬化生焉。不有以觀其妙乎。然有雖真有其歸本。無所謂萬物歸焉。而不知主不有以觀其徼乎。故曰徼者歸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雖有有無之名。而實無有無之別。故皆曰玄。所謂水即是波。波即水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有無之辨。不可勝窮。故曰玄之又玄。為衆妙之所自出。非久於內觀。深達造化之妙者。不

足以語此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為至善。擇其所謂美善者而居之，即離體矣。緣拘文字，總屬識情。故曰：斯惡已，斯不善已。此蓋謂最上一乘者，說其餘學者舍此善美，則將何以持循哉。故聖人不得已而立教，廣為衆生也。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皆自然之理也。如易所謂日月寒暑之相推，屈伸之相感，同一自然也。然則聖人又何為哉？又何言哉？此聖人之所以與天下之為美善者不同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

居

作而不辭盡其性也。生而不有體本空也。為而不恃無能所也。功成而不居與道冥也。天唯不居是以不去。

諸行無常皆有生滅以其有居也。夫唯不居何去之有。蓋非不居實無可居耳。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古之聖人治國治心同一無為其肯只在齊

物使民復性而已。若以賢者而尚之則民便有爭為賢者矣。是使離性而有作也。以難得之貨而貴重之則民皆競趨取貴。故慕統綺而服布素不足。慕膏粱而食菽粟不足。其不為盜已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妄除心息也。此承上文而言聖人之治心亦猶是也。如上章所謂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者皆不見有可欲則無

所揀擇而心自安矣。謂有可希可求者皆見
可欲也。是即妄也。故妄生則心亂。妄除則心
息。此義最精。信心銘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
又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是也。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

虛其心者，中無一物。實其腹者，一得永得。弱
其志者，心無進取。強其骨者，不為搖奪。蓋心
無進取，即下章之絕學無憂也。所謂不起精

進心，是名常精進。蓋本自無瘡，勿傷之也。人
性上豈別有所增益哉。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聖人明德新民，只是一義。吾之絕學無為，民
亦無知無欲，是以智者無所用其明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凡為有為，皆有限量。故有不治者，是以聖人
但為無為，則無不治矣。此總結聖人無為之
治。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不盈者無滿足也。凡實則有盡。虛則無窮。道以虛應萬變而無窮。似無而有。淵深莫測。故曰似萬物之宗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挫其銳者元是渾然解其紛者元是無爭和其光者元不異物同其塵者元不離塵。湛兮似或存存而無存也。道體元自如是曰挫曰

解曰和曰同非實有功可用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道所從生而先天地生似可象也。主宰萬物之謂帝。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未嘗有心於必生。聖人仁民愛物而不留情于仁愛。故似不仁芻狗。

束芻為狗古之祭祀所用用時則致敬及已
則棄之故以喻萬物百姓蓋天地聖人之心
於萬物百姓元無係累此其所以廣大而無
窮也今人但知仁之為仁而不知不仁之所
以為仁也豈慈悲恩愛者可以言仁乎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治之鞞也籥籥之管也皆所以生風本無
而動有者也屈者窮也天地之間虛而不可
窮動而愈出不猶夫橐籥乎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即吾身吾身即橐籥也橐籥即中也吾
中本虛應物無迹萬變皆從以出寧有窮乎
此謂之無盡藏也聰明才辨皆有窮屈以其
屬數而有盡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谷空而應謂之神。應而無息謂之不死。深遠
之謂玄。能母萬物之謂牝。有闔有闢謂之門。

是謂天地之根。陰陽之祖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惟谷神常應而不息。故謂之玄牝。故又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皆所以狀道體也。勤者勞也。言不乏也。與動而愈出義同。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言人為己之私。過于自愛而卒以自弊。天地之長且久。天地何嘗自生。聖人亦何嘗有自生之心。故常後之外之。而顧獨先獨存。蓋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無私者無自生之心也。能成其私者。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壞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

水性就下。隨其所遇之方。圓廣狹高下。盈科而進。無與忤者。故曰善利萬物而不爭。諺云。入高。高頭水向低流。故曰處衆人之所惡。蓋高則危而卑則安。道者安也。故幾於道。此非大智者不能以自處。故曰上善。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然非知崇如天。則未免為情識所礙。故不能禮卑如地。禮卑如地者。况其知崇如天。豈尋常勉強可行者哉。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上善者居則善地。心則善淵。與則善仁。言則善信。政則善治。事則善能。動則善時。皆與物無忤。故如水之善利萬物而不爭。亦以其所見者高。所處者卑。所行者安。故也。夫既不爭。何尤之有。而物自莫能勝之。此所以為上善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其可持而盈之乎天下
事變無窮故君子臨事而懼其可揣度而銳
行之能常倖不敗乎物聚必有散金玉滿堂
雖有智力能為守乎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長
守之道也富貴而驕能無患乎以上四者皆
言衆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失之事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之道也故君子功成
名遂身退則無上四者之失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此章蓋驗玄德也言人之營魄要在不離一
則不離離則不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乎營魄抱一即神氣相依情性相合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嬰兒氣柔惟性所役食息咲哭皆為自在及
其既長則識生而氣剛不為性役氣反制性

欲言而訥欲行而止觸途成滯矣所謂如奴
作主是也學道者况淘去情識則情來歸性
氣專而自柔惟性所役若嬰兒然故曰專氣
致柔能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窮理盡性須從玄覽然玄覽不除反為心病
所謂病去藥存而藥是病矣故曰滌除玄覽
能無疵乎此佛氏謂之理障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此言事理無礙權實雙顯蓋事能顯理亦能
覆理若愛民治國未免全在事上雖在事上
不為世諦流布頭頭明顯無為而為既不失
理亦不失事理渾融然非大聖人不能也
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此佛氏謂之斷除
事障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雌者即玄牝之義天門開闔動靜無端也故
如谷神常空常應常應常空生生不息綿綿

不絕大哉雌乎此即人生而靜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所謂靜者非動靜之靜為
有對待正雌義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言灼然一切處光明活潑要在無知所謂用
之不可見見之不可用若少有知則神包乎
氣而非氣包乎神乃無量劫來生死本也故
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丹書所云神包乎氣
凝神入氣者皆大隱語欲使人精思而自得

之今邪說謬解雖智者亦惑其言可悲也已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生之畜之而實無生無畜即不有不恃不宰
也是故謂之玄德蓋以其無迹也此重言上
文之義宰者主宰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地埴以為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車為衆輻所湊轂當輻之中其空處則容軸而利轉也埏和也土黏曰埴和土為器而其空處則受物也牖以通明戶以出入鑿戶牖所以為室而其空處則居處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以車器室三者之用以明此理之用妙在於無也然無因有而無有因無而用有無不相離微哉微哉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目能視色而所以視者非目耳能聽音而所以聽者非耳口能知味而所以知者非口曰目盲耳聾口爽者蓋言物於物而失其本心蔽其所以為視聽者耳故曰盲與聾也

馳騁曰獵令人心蕩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以上言眼耳口三根之過此則言意根之過有二故馳騁田獵難得之貨能狂其心妨其行乃意根之溺於嗜慾而失其本心者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易曰坤為腹腹歸藏也離為目目發用也視聽嗜慾知所歸藏則發用亦歸藏也故不以其小者而奪其大者去彼取此達本故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貴重也人之寵辱若驚者蓋以其所重之大患在有吾身耳下文更詳言之

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

辱若驚

聞辱而驚者常也遇寵宜喜而亦驚者蓋其汲汲於希寵患得患失之心勝故也寵為下凡承寵者皆在下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有身則有患故人所重之大患以其有身達者知身是幻不有其身則一切皆空又何患焉故曰因愛生憂因愛生怖吾無於愛何憂

何怖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即吾身也不有吾身故可貴愛若吾有吾身則天下為天下矣可以寄託乎哉此蓋明夫無身之義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清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此言道體之無聲無臭至矣以其無色可見故曰夷無聲可聞故曰希無形可持故曰微曰夷曰希曰微三者詎可詰而辨之總同於無故曰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形而上似明而非明形而下似昧而非昧繩繩兮運行無極而又不可以名要之皆無實體故曰復歸於無物本無故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凡狀皆有狀而此狀獨無狀凡象皆有物而
此象獨無物似無而有似有而無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推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聖人惟
執無以御有也古始者即虛無也故為道之
紀也非窮理盡性至命者詎知所謂古始與
道紀哉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微則不有妙則不無玄則不窮通則不滯古
之得道之士有是四者故深而不可測識之
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
若畏四鄰

古之為士者既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蓋借猶
豫以狀之也以下皆言強為之容猶豫皆獸

名其性多顧慮而不定王弼氏云冬之涉川
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是也
猶兮若畏四鄰謂東西南北不知何所向也
道人心無意必已亦不自知他人能識之乎
雖鬼神亦不能覩其幾也

儼若容渙若水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

儼若容者言若有儀可畏也渙若水釋者言
若灑然無滓也敦而不鑿則若樸曠而空闊
則若谷渾而同俗則若濁蓋其變化莫測元
無定狀易之乾卦六爻皆曰龍者亦以變化
不測之義故曰老子其猶龍乎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此承上文而言雖渾兮其若濁以靜之徐清
濁不常濁也其孰能濁之其靜而清則似安
矣以動之徐生安不常安也其孰能安之蓋
道體之妙不可湊泊故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道無可盈盈則非道是以得道之士實無所得乃為得道故曰悟了還同未悟人是謂之能敬不新成也若有成則有壞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中無一物虛之極也一念不生靜之篤也而萬物作焉作必有止故觀其復于以洞窺精微矣若多慾混亂又何以見之故易剝盡乃復周子曰無慾故靜古衲云世人愛黃金我

愛刹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亦此意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此言物之芸芸茂盛莫不枯落以復歸其根而人心之萬變紛紜未有不息而歸其體者本體元靜故曰靜此即人生而靜天命之性所謂本來面目是也故曰復命命無生滅故曰常知此則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故曰明不

知常則任其所為奇特與聖不殊皆名妄作以其不違本故也是故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不可無也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復申言知常之妙蓋知常則體自虛空何所不容容則萬物一體自無物我之殊故曰公公則巍巍蕩蕩無不周普其尊無上故曰王王則與天為一天即我而我即天故曰天

惟其天乃所以為道也道則無盡故久一得永得殀壽不貳故曰沒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太上者猶言極上聖人至治無象下知有之而已所謂帝力何有于我也此為極上若夫親而譽之則德澤之敷民得而稱故其次也以政以刑而下畏之又其次也刑政之弊下

復侮之斯愈下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常是本體無不真實信斯全矣民相忘焉道之齊之為德為禮為刑為政因權蔽實離體漸遠而信斯虧是以譽之畏之侮之馴至於偷薄故曰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猶兮其貴言者若難言也不言而躬行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知惠出有大偽

大道本具夫仁義而無仁義之名故由仁義行而莫之知也惟大道廢而有仁有義則文字立而行仁行義矣自是以降取舍是非動拘文字則知惠出焉知惠之弊則為大偽其流益遠又何可勝言也哉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孝慈與忠元無名字以國家之亂而孝慈與忠名斯立焉此甚言名教救世之不得已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示人以聖智而民得聖智之義於心意識中則醍醐為毒藥矣絕聖棄智則民無所得無得則無害故曰民利百倍孔子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達磨曰廓然無聖面壁少林絕人知見皆此意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義立而民徇仁義矣絕仁棄義而仁義之名不立則心無知見而父子之間孝慈真切藹然天性之發越乃所以為仁義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以發民之機心利以起民之貪慾而盜賊生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所謂雖賞之不竊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曰聖知曰仁義曰巧利則皆絕而棄之三者

固盡之矣。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者，猶以為未盡，而申言之也。見素抱樸，純一無文也。少私寡欲，渾然天理也。此二者以足上文三者之義。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古語云：有求皆苦，絕學無求，何憂之有？為道而至於絕學無憂，至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唯阿本同一言，而恭慢分別，遂生喜嗔善惡，不外一心，而是非揀擇，遂生好惡。此皆為情識所轉，流浪生死，蓋人之危而可畏者，故不可不畏。然必有此畏，而後可以絕學無憂也。若付之不畏，而遽絕學焉，則莽莽蕩蕩，荒廢寧有止耶？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

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衆人甘味濃厚如享太牢目前一切色相皆
真故如春之登臺咸有趨向而我獨心無起
念形迹不萌如嬰兒之處胎而未孩謂無所
見也怕當作泊澹然也乘乘猶言騰騰謂騰
騰任運而無所歸着也衆人意氣盈溢而我
獨空空若遺我誠愚人之心哉純純兮而無
所分別也此正言衆人皆是情識而我獨超
乎情識之外下文同意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
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此復申言上文之義人昭昭而我若昏人察
察而我悶悶也澹兮其若海則巨細淨垢無
不併納又何分別耶颺兮則飄揚盡大地又
何所止耶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
求食於母

此言衆人之心皆有所為而我獨頑然似鄙

全無所為然我之獨與人異者以我所重惟道是資而一切無心也道者吾所自出故曰毋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孔德乃大德言得道者也大德之容蕩蕩無物唯道之是從然道果何物耶道本虛無無可形容故曰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像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惚恍有象者實無象也恍惚有物者實無物也無象無物窈兮冥兮雖無而實有故曰其中有精然極真切者莫如此也故曰其精甚真無感不應故又曰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甫始也自古及今唯道獨存其名不去道為萬物始生故因之以閱衆始吾能知衆始之

所以者正在斯道恍惚窈冥中有以見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

常人求全而反不全求直而反不直求盈而
反窪求新而反弊道人則曲而全之枉而直
之窪而盈之弊而新之然非故為曲枉窪弊
而唯道是從實不知曲不知枉不知窪不知
弊也即前章所謂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者也

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若支離膠雜豈不惑
哉故聖人抱一以為式於天下而示人以易
簡也抱一者惟道是依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
矜故長

自見則障己之真光故不明自是則人不與
也故不彰自伐者常自滿假故無功自矜者
則的然日亡故不長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